

佘山修院修生訪問實錄

訪問：穆藹仁

翻譯：林瑞琪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我在上海佘山修院訪問了五位第六年班的修生，他們將在一、兩年內完成神學課程，並奉派到華東天主教會的堂區去服務。佘山修院是中國七間大修院之一，有修生一百二十七人。另外，中國尚有四間小修院及多間只提供為期一年課程的備修院，由當地的神父指導。

首位在大課室中接受訪問的是倪國祥，二十三歲，第六年班修生。我問及他將何時晉鐸，他答說他所服務的堂區的本堂神父將決定晉鐸的時間，大概在兩、三年內。

問：你是在甚麼時候決定進修院學做神父的呢？

答：一九八一年政府重新確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的家鄉江蘇省南通鎮的聖堂重開了，每個主日我都參與彌撒，也開始研究教理。有一天，我們的神父講及中國教會的現況，指出神職人員的短缺。我對這個問題思索了一段時間，開始領悟到中國教會是在危機中，有急切需要培育青年人以接替年老的神父。我認為我們這一代有責任履行上主的計劃，義不容辭。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成為祂的代表，去牧養祂的羊群。因此我決定了進修院。

問：你的家人中可有其他教友嗎？

答：全部都是教友。我家在數代前已信奉天主教，我是第五代的教友了。

問：晉鐸之後，你最希望以那一種方式去服務教會呢？

答：我希望在堂區內工作。我們很多神父都已年老，沒有時間和體力去教導信友。他們根本沒有精力去處理堆在面前的牧民工作。很多教友，特別是青年的一輩，缺乏了正確的宗教指導。同時，我也希望協助教會以外的人成為信仰者。為了使教會不斷成長，我希望留在堂區內為上主工作。這是我對未來的想法。

問：你認為中國教會在當前最重大的問題是甚麼？



答：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向外發展，去幫助那些教會以外的人士，特別是那些切願認識多一點基督信仰的青年人。他們對教會的事情略知一二，有興趣知多一點。但我們目前仍欠缺適當的渠道去接觸他們。他們希望我們與他們談談信仰的問題，但我們不知道如何能令他們明白及接受教會的訓導。他們所理解的宗教與我們不同。我們怎樣才可以使他們明白我們的信仰呢？

問：人們有沒有敵視宗教？抑或只是漠視宗教呢？

答：大部份人都不會敵視宗教。他們當中很多都研究俗世的哲學，探究真理，青年人尤其如是。他們認為我們和他們一樣，是探求真理的人，更好說是找到了真理的人。他們對我們說：「呀，你們找到了真理，我們也希望能夠這樣做。」因此他們到我們處來找尋。當然，我們自己不是真理之源，我們只是把基督的真理帶到人群中間去。大部份人不反對基督宗教。假如他們反對宗教，他們就不會首先與我們談話。也有些人純粹出於好奇心而與我們談論宗教問題。但有些則是誠意希望尋求信仰及人生意義的。這些人或遲或早會到教堂來。

問：馬克思主義教導說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人們對這事有甚麼看法？

答：大部份人認為馬克思主義不能解決人類生命的基本問題。今日，在中國所有學校內都有教授馬克思主義。高中時我們開始研究馬克思哲學。但即使上了這些課，我們仍認為馬克思對宗教的解釋並不完善。我們圈子以外的人也有同樣的想法。他們說：「呀，這個不斷改變的世界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問題，很多仍是我們所未能了解的。」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與他們談談，幫助他們認識到這是天主的世界，由於世界是由祂創造的，一切人類都是祂所關懷的。

阮國璋來自福建省北部的福安教區，現年二十四歲。



問：從甚麼時候開始，你在心中感覺到上主希望你入修院學做神父呢？

答：我在讀中學時已感受到上主的召叫。

問：這是出於祈求，抑或受其他因素所影響？

答：這主要是受我的家庭培育及環境所影響。我家奉教已有超過三百年的歷史。我的兩位哥哥也曾入過修院想當神父。

問：你所屬的堂區在文革後甚麼時候重開呢？

答：在一九八二年。

問：那個時候已有神父駐堂嗎？

答：有的。在我們的教區中有好幾位神父，但他們全都年老了。當時他們獲准回到我們那裡來。我們的教區曾經一度有三、四十間聖堂，但現在只餘幾位年老的神父。

問：過去有那些外籍傳教士在你們的教區工作？

答：有西班牙籍的道明會士。當然，他們在五十年代早期便走了。

問：你們的神父現在有多大年紀？

答：大部份都已七十多歲，只有一、兩位是六十餘歲的。

問：你作出決定時有否受到這些神父的影響？

答：我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響。我最初想及要做神父是在中學的時候，那時文革剛剛結束，基督徒的情況仍十分緊張，沒有神父舉行彌撒。在家中，我們繼續一起閱讀聖經、誦唸玫瑰經及祈禱。我的父母領禱。另外，我有兩位守獨身的姑母，留在家中度一種修道的生活。雖然她們沒有受過任何正式的修道訓練，但她們堅守獨身，為教會服務。我們的教堂稱這些獻身教會的婦女為「貞女」。

問：在文革之前她們也為教會服務嗎？

答：是的，她們教要理。就是在不允許公開崇拜的年頭裡，她們也悄悄地在我們家中開設要理班，由男女教友負責講道。那個時候我們沒有神父。後來，有一位老神父來到我們的鄉村，我們恢復舉行彌撒及領聖體。

問：你住在鎮上抑或鄉村內？

答：我們住在一處有三百人口的鄉村內，其中有三份之二是教友。

問：文革期間你們有甚麼困難嗎？

答：有的。我們的聖堂給鄉政府佔用了。我們不能用它來舉行宗教活動。我們所有祈禱書、彌撒書及聖經都被燒掉。不過，我們的父母及年長的教友在家內繼續舉行宗教活動。他們能憑記憶背誦聖經章節及要理問答。

問：你們的村庄現在有聖堂嗎？

答：有的。聖堂已歸還了給我們。

問：你希望在將來怎樣為教會服務？

答：我們應像僕人一樣去服務教會，以基督的精神去宣講福音，好使它能進入聽者的心中。我不能單靠自己的力量，這是不足夠的。我必須依賴上主的幫助及指引，這才是最重要的。

傅建榮，二十四歲，來自浙江省杭州教區。

問：你現在修讀第幾年班呢？

答：我就讀第六年班，也就是最後一年。我希望再過兩年就可以晉鐸。

問：你是怎樣決定入修院學做神父的？

答：我很幸運地在基督徒環境中長大。我們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即使在聖堂被封了的日子，我們在家中仍有祈禱及教理班。我的姑母教我聖經。我們沒有聖經書。所有聖經都在文革中被燒掉了。但我有一部四福音及宗徒大事錄，是我們的本堂神父所手抄的。這是我初中時期的事。從那時起我開始明白教會的訓導，並逐漸建立了自己對聖經的信仰及了解。當然，我的了解並不太深入。由於有這樣的背景，因此當我聞說我們教區將開辦修院時，我便決定開始攻讀神職。



我來這裡讀書的原因有二。首先，我感覺我的信仰太過浮淺。我希望研讀神學，好能加深信仰及對信仰的理解。同時，我希望成為一位神父。幼年時，我十分敬佩神父，深深為他們的生活表樣所感動。

問：讀完神學後，你希望怎樣服務教會呢？

答：我希望去傳福音。在中國，基督徒的人數相對來說仍是十分少。我在暑假回到家鄉時，我的同學及很多新知舊識，都走來探望我。他們希望多認識一點基督信仰及教導。我樂於運用這個機會來與他們談談。

問：你是否認為中國人民，特別是指青年人，並不敵視宗教？

答：對的。他們並不反對宗教。有些人也許有偏見。這在文革時期可以看出來，是特別針對年長的教友及神父，而不是針對我們青年教友。是的，我希望能講道，向教外人宣講我們的信仰……我也十分喜歡研讀神學。

問：你認為教會在未來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甚麼？

答：我相信我們最重大及最迫切的問題是彌補文革「十年浩劫」所造成的破壞。這十年間，中國教會的一切活動都被鎮壓下來。現在教會得要迎頭趕上了。單是趕上仍不足夠。假如教會要成長，必須要向前邁進。這表示我們這一代必須更加努力使教會前進。

我們有代溝存在。舉例說，在禮儀上，老一輩與新一輩的教友有不同的看法。青年的教友人數不及年長者多。老年人喜愛古老的禮儀，但青年人則喜歡新的一種。我們依然用拉丁文舉行彌撒，雖然我們青年人沒有一個能明白它的內容。但年長的教友仍醉心於這些古老的形式。這些矛盾仍有待處理。

問：你認為這些問題可以解決嗎？

答：我實在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是學生，現在才開始意識到這些困難。我相信需要

一段長時間。我亦認為本地化對我們教會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必須發展我們自己的神學及禮儀。

問：你對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的關係有甚麼看法？

答：在我看來，這基本上是一個政治方面的事情，涉及台灣問題。我們希望中國教會能與每一個國家保持友好的關係。我們大家都有同一的信仰。

問：可否談談你的家庭？

答：我們全都是基督徒。我與父母、四個兄弟及一位姊姊住在一起。我另有兩位嫂嫂及一位姐夫是教友。在沒有宗教自由的時期，我們在家中定期舉行崇拜。

問：你們在那時沒有聖經及其他宗教書籍嗎？

答：甚麼都沒有。一切書籍都給人拿走燒掉了。

竇學孝現年二十四歲，來自山東省。

問：你是在甚麼時候進修院的呢？

答：我在一九八三年到這裡來讀書的。在此之前，我在山東濟南跟隨一位神父學習教理及拉丁文達一年之久。這是我們的預備課程的一部份。

問：請談談你的家庭。

答：我來自老教友家庭。我是第五代的教友了。每一代我們都有一位神父。假如我成功的話，將會成為我家第五代當神父的人。

問：你們家中有否修女呢？

答：沒有，但我有兩位姑母是「貞女」。她們永不結婚，把一生奉獻給教會。

問：文革期間你們遭遇到困難嗎？

答：我當時年紀太小了，很多事情都記不清楚。文革開始時我才三歲。但我記得在教堂封閉時，我們一家人在家中祈禱。我只是隨著其他人一起唸經，但我太年幼，不能明白其中的內容。

問：甚麼時候你才開始明白呢？

答：在高中畢業之後。

問：你是如何決定進修院學做神父呢？

答：我眼見兩位神父工作太多，他們都年事已高。我明白到教區需要青年的神父，因此我申請進修院。



問：你希望將來怎樣為教會服務？

答：教會的成員的生活水平，無論在物質上抑或在文化上，都經已有所改進，但他們仍需要有人在靈修生活上給他們協助，我希望在這方面能為他們做一點事。

問：今日有多達百分之六十的中國人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他們對宗教採甚麼態度？

答：很多中國的青年人都對宗教懷有興趣，但他們很少有機會學到有關宗教的事理。他們在學校讀的是無神論，卻沒有機會學習有神論。他們的確在探索這方面的知識。

問：他們對無神論的看法怎樣？你自己豈不是也在學校讀過書嗎？

答：是的。但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天主。研讀無神論為我來說只是另一個必修課罷了。

問：你認為中國天主教所面對的最重大問題是甚麼？

答：我們教會最重大的問題是神職人員短缺。我們青年人必須準備接上老神父的工作擔子。我們需要培育新一代的青年神父。

竇學森二十二歲，來自山東省。



問：你家在城市抑或在鄉村呢？

答：在一處有三百人口的鄉村，與竇學孝同一個村子。

問：你的家有幾多代是教友呢？

答：我是第五代的教友。

問：文革後教堂重開時你是甚麼年紀呢？

答：那時候我才十歲。

問：教堂重開之前的數年內，你還記得有甚麼宗教活動嗎？

答：我們聚在家中一齊誦唸早晚課。

問：你的家有聖經嗎？

答：沒有，我們並無宗教書籍。一切都給人拿掉了。

問：請談談你的家庭。

答：我的雙親仍健在。我有兩位姊姊及兩個弟弟。

問：你是如何決定進入修院學做神父的呢？

答：在我讀高中時，我參加了我們的神父所舉辦的修院預備班，在老教友家中上課。

問：你的本堂神父曾影響過你的決定嗎？

答：是的。我們很幸運能有一位神父不時到我們的村裡來，而我們也可以在家中舉行彌撒。在我尚未高中畢業之前，他已向我講及司鐸聖職。

問：你們的神父年紀多大呢？

答：七十三歲了。

問：你們的教堂經已修葺好及重開了嗎？

答：是的，在一九八三年重開了。

問：在此之前，教友有聚會嗎？

答：有的。他們在教友家中聚會。有時，神父會來探望其他村庄及我們。那個時候我們的教區沒有一所聖堂。現時主要的聖堂在益都，不在我們的村子內。

問：你認為中國教會最急切需要的是甚麼？

答：我認為最急需的是神父。沒有受過良好訓練的神父，則無法提高基督徒的信仰及理解的水平。我們不能單靠教友傳教及講道。我們需要更多的神父。這是教會目前最急需的。

問：竇學孝修士告訴我們說，他的兩位姑母是「貞女」，在家守貞，卻終身服務教會。招納教友男女去協助神父，是否一個緩和神職人員短缺問題的方法呢？

答：教友領導是十分重要的。但他們必須接受更進一步的宗教培育。我們仍舊需要神父去提高教友的信仰及理解的水平。

問：有關中國教會與梵蒂岡之間的問題，你有甚麼看法？

答：這完全是政治因素所構成的問題。我們彼此在信仰上是一致的，我們信仰同一位基督，我們以同一的方法去敬拜天主。只要政治因素能解決，一切都不再會有問題。

問：你認為這是一件急待解決的問題嗎？

答：我覺得需要一段日子去解決問題。

問：對於中國天主教會及普世教會，你有甚麼看法？

答：我們希望大家能結合在一起，在信仰內合而為一。

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NEW
CHINA

天主教

Edited by
Elmer Wurth, M.M.

A selection from 46 encyclicals
and major addresses from Pius XI
to John Paul II on New China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summary
comments by Elmer Wurth.

Published jointly by
Orbis Books, New York &
The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HK

Order from:
1) Orbis Books, P.O. Maryknoll,
N.Y., 10545, USA
2) Holy Spirit Centre, 6 Welfare
Road, Aberdeen, HK

Price U.S. \$5 or H.K. \$40